

試論《玄天上帝啟聖錄》之撰成年代及其影響（上）

蕭登福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提要

《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是研究真武信仰所必讀之書，此書現收於《正統道藏》中，不題撰人及撰作年代。學者或以為是元明時人所撰¹。但筆者據南宋初陳公《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及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二書，由二人注中找出徵引《董真君降筆實錄》及《啟聖記》之明徵暗引文字，共計數十條，拿來和今道藏本《玄天上帝啟聖錄》相比對，發現《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即是南宋孝宗朝道士張明道扶鸞，托名董素皇真君降筆所寫成的；而其書亦即是根據北宋仁宗朝宋庠奉旨所編《真武啟聖記》，加以增編而來，所增加的部分，偏重在《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玄帝生平事蹟的描述；自卷二至卷八則是真武供祭儀法及靈應事蹟，絕大部分仍沿承《真武啟聖記》所載；其中《玄天上帝啟聖錄》卷八末尾的〈敘功賜銜〉係皇帝封贈之文，未說明何帝？乃是直接承襲《真武啟聖記》原文，宋庠載當時皇帝宋仁宗封贈之文，自不必說明何帝所封贈。這些都足以說明《玄天上帝啟聖錄》承襲自《真武啟聖記》。其書由於託名玄帝輔臣董素皇據實所錄²，所以將改寫後的《真武啟聖記》，改稱為《玄天上帝啟聖錄》，南宋陳公注稱之為《董真君降筆實錄》。

關鍵字：玄天上帝、真武啟聖記、降筆實錄

¹ 任繼愈，《道藏提要》0952 條《玄天上帝啟聖錄》下提要以為撰成於元末明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438。

²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五龍唐興》載董素皇真人之說云：「特因暇日，考續三洞玉書，校成《實錄》，不敢以鄙語雕誣，繪素大德，蓋摭諸實也。」（台北：新文豐刊本《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冊 32。

一、《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的作者及其刊行年代考證——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道士張明道扶鸞，托名董素皇真君降筆所編撰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是建立真武信仰的重要道經，但此三道經對玄帝的成道經過並未細述。道書中載述玄帝降生、修行及成道、伏魔、受封等經過，以及種種靈驗事蹟，最爲詳盡且年代最早者，當爲北宋仁宗朝宋庠（西元 996-1066 年）奉旨所編的《真武啓聖記》；該書今已佚失，見引於明·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第二篇末·四天帝·豐乾天帝》下註云：「按宋侍中荆國公宋庠³奉旨所編《真武啓聖記》第九章，稱真武初學業，遇帝（豐乾天帝）賜以黑駝虬角斷魔雄劍。」⁴

任自垣《大嶽太和山志》，前有明宣宗宣德六年（西元 1431 年）三月太常寺丞任自垣的《進大嶽太和山志表》，該書應是任自垣所撰。而文中所說的宋庠，爲宋祁之兄，北宋仁宗天聖初（1023）舉進士。

除宋庠《真武啓聖記》外，現存今所見的真武本傳，則應以《玄天上帝啓聖錄》八卷⁵爲最早。《真武啓聖記》、《玄天上帝啓聖錄》二者的關係至爲密切，今先論述《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之撰作年代及撰者問題，然後再來討論《玄天上帝啓聖錄》與《真武啓聖記》一書之關係。

《玄天上帝啓聖錄》八卷，《正統道藏》本不題作者姓名，今人任繼愈《道藏提要》0952 條《玄天上帝啓聖錄》下提要云：「書中案語引用劉明道之《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一，頁五），則是書纂集當在元末明初。」⁶任氏所言，是指《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頁五〈童真內鍊〉一節文末之按語（較本文低一格書寫）云：「按《總真集》云：武當黑虎大神，乃北方天一之所化……」，所引文字爲元·劉道明集《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頁十四，但此按語較書中本文低一格書寫，並不是本文，當是元末明世之人所增入，與本文爲不同撰者。任氏的說法是誤把按註語當成本文

³ 按《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宋庠傳》載宋庠曾受封爲莒國公及鄭國公，並無封荆國公者，應是任自垣誤記。

⁴ 《大嶽太和山志》，收入《藏外道書》第三二冊（四川：巴蜀出版社，1994），頁 889。

⁵ 收入於《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台北：新文豐刊本，1977），32 冊頁 719-811。

⁶ 任繼愈，《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438。

來討論，並不正確。

今據《玄天上帝啓聖錄》本文所載及南宋·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來考證，則此書當係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道士張明道假託真人董素皇降筆所寫成的。《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該書雖未著撰者，但《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第二十、二十一頁〈五龍唐興〉說：

臣每參玉曆，得覽玄源，久謂玄帝事跡出於太古，圖記湮蕪，世傳訛舛，未究宗因，念欲編撰實錄，降付名山。緣以時未際會，少阻殷勤。玄帝自宋啟運以來，下世福佐社稷，今將四甲子矣。行化國內分野，別建紫虛靈壇，普度群品，而臣又得參侍靈軒，日親宸陛。特因暇日，考續三洞玉書，校成實錄，不敢以鄙語雕誣，繪素大德，蓋撫諸實也。謹須示中上，庶幾萬世之下，以永其傳。則仰知玄天上帝本乎空洞之先，大道之祖，豈可與其餘神聖同倫而語哉？亦足以發明武當之源，豈不暢美者乎？時在上天延康七劫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宋上元甲子太歲甲辰淳熙十一年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臣董素皇謹撰。（《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九頁上）

文中說明《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的編撰經過，是出於董素皇降筆所撰。並以董素皇的口吻敘述「校成實錄」及書寫此文的时代，為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正月十五日；淳熙為南宋孝宗年號，董素皇為真人，則顯然《玄天上帝啓聖錄》是南宋孝宗朝道士以扶鸞降真的方式，假托董素皇真人降筆所寫。董素皇其人，據道書所說，是玄天上帝的輔臣。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頁十七所述武當相關之神祇云：「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姓董名素皇；天至真，莫究其旨，輔相玄帝，開教濟物，位太清西王左上卿。」董素皇是玄帝身旁的輔相大臣，位居左上卿，祂降筆所編成的《玄天上帝啓聖錄》，是根據祂所見的事實來載錄，所以在宋世也稱為《實錄》或《降筆實錄》、《董真君降筆實錄》。南宋陳佖曾引之以注真武道典。

宋代以董素皇為天上之真人，輔相玄武以濟民，《玄天上帝啓聖錄》，乃是託名真人董素皇降筆所撰成之書，所以又稱《降筆實錄》、《實錄》。至於是誰扶

鸞來撰寫的呢？南宋陳佖註中也提供不少訊息。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頁四經題下注云：

今者又自天降《玄帝實錄》一本下凡，因襄陽紫虛壇班長張明道出示蔣人玉虎刊印于世矣。仰知玄帝聖神之事固未易知哉！所編撰者，迺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臣董素皇所編集成。上元九天掌籍玉堂學士充下元水府轉運使兼九地提點刑獄公事上仙元皇君張亞為之敘焉。末紀曰：「時在上天延康七劫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大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係中上元甲子內歲次甲辰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六八一頁）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第二十七、二十八頁陳注云：

《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乃漢天師張道陵親遇太上老君下授經籍之本。《玉虛師相真武實錄》，大羅天上清七寶紫微宮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編，降授道士張明道。……佖夙生多幸，值昌流布。（《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五三頁下）

由上引二則陳佖註，可以看出《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乃是孝宗朝襄陽紫虛壇張明道以扶鸞方式，託名真人董素皇降筆所撰成者，所謂「董真君編，降授道士張明道」，而於南宋孝宗朝流布，所謂「襄陽紫虛壇班長張明道出示蔣人玉虎刊印于世矣」而「所編撰者，迺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臣董素皇所編集成」。上述文字，皆是說明《玄天上帝啓聖錄》係南宋孝宗淳熙年間道士張明道扶鸞，托名董素皇真人所撰者。至於陳佖註文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係張道陵得自老君者，顯然是依託之辭。但陳佖注語中，明顯將《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玉虛師相真武實錄》）並列，可以看出此二書對玄帝信仰流播的重要性。陳佖的年代，據上引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今者又自天降《玄帝實錄》一本下凡」及陳佖說：「佖夙生多幸，值昌流布」，所以陳佖也是南宋孝宗時人，其年世應和張明道同時。

又，《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五龍唐興》文中所言「玄帝自宋啓運以來，下

世福佐社稷，今將四甲子矣」。而宋朝自太祖建隆元年（西元 960 年）開國，至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西元 1184 年）扶鸞降書，共計二百二十四年，將近四個甲子（一甲子六十年）；兩者年數相符；由《玄天上帝啓聖錄》文中自說的年代，和董素皇降筆的年代相契合看，則《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當為南宋孝宗時人張明道託名董素皇於淳熙十一年間所撰成者無疑；此事亦可由陳佖注引《董真君降筆實錄》，所用文字、內容和今《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來做為證明。

二、由南宋陳佖注引中，印證《玄天上帝啓聖錄》即是《董真君降筆實錄》

《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由該書卷一〈五龍唐興〉及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所載，可以確定該書是南宋孝宗朝道士張明道依託董素皇真君降筆所撰，所以此書也稱為《董真君降筆實錄》、《降筆實錄》、《實錄》。另外，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曾引十多條《降筆實錄》之文，所徵引者除一條外，皆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不僅內容相同，所用文字也相同。如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頁三引「《董真君實錄》」，載真武於真化三年、四年⁷受玉帝冊封事，即《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京較功》是所述者。又，同書卷二頁二十二陳佖註語引《降筆實錄》，所引內容即《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五龍捧聖》頁八之文。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引董真君《實錄》絕大部分皆和今本《玄天上帝啓聖錄》文字及事蹟相符，可見兩者是同一本書。今依次臚列於下。

（一）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一第一、二頁經題下注云：

按《董真君實錄》，下世帝紂，淫心失道，矯侮上天，遂感六天魔王傷害九地黎庶之故也。元始乃命昊天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金闕玉皇大天帝製詔，降于北極省施行。陽助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遣太玄大將降魔，間分

⁷ 真化三年為宋仁宗嘉佑二年，見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一頁三，（台北：新文豐刊本，1977），28 冊頁 680。

人鬼。應七日中，兩皆克平，則宇宙清肅矣。」（《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頁六七九頁下至六八〇頁上）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清演法》第十一頁：

當上天龍漢二劫，下世洪水方息，人民始耕，殷紂主世，淫心失道，矯侮上天，生民方足衣食，心無正道，日造罪愆，惡毒自橫，致六天魔王引諸鬼眾，傷害眾生，毒氣盤結，上衝太空。……於是天尊命玉皇上帝降詔紫微，陽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以玄帝收魔，間分人鬼。（《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四頁下）

上引《董真君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清演法》二者之內容，甚至文字用語，相同者多，可以看出陳佖所引《董真君實錄》即是《玄天上帝啓聖錄》。

（二）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一第三、四頁經題下注云：

董真君《實錄》載云：又於大宋仁宗朝嘉祐二年丁酉歲，上應大羅天真化三年也。至其五月五日，三清上帝並陞玉宸殿，敕九天司馬開曆，考萬天功過，校正三官四聖，自太虛開化，神一挺生，有保天佑地，化育群生。四年正月初一日，鎖玉華院撰制玉冊訖，宣詔三官四聖，於上元節日，並赴七寶瓊臺。當亞帝真，時昊天玉尊親行典儀，冊封至玄武，加號太上紫皇天一真人·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職，及下蔭龜蛇號。（《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六八〇頁下至六八一頁上）

以上所載事蹟，係節略，詳文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京較功》，由於本文第十二條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九至十一頁「以匪至神，孰能鎮遏」下所引《實錄》內容和此相同，且遠較此為詳；彼處已具引《實錄》及《玄天上帝啓聖錄》兩方文字，詳加比較；此處係節略，不再具列。由兩者內容及所用文字相同看來，《實錄》及《玄天上帝啓聖錄》應屬同一書。

（三）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一第三十六頁「濟拔天人」下注云：

《董真君降筆》云：玄帝以道德開化，如天地湛然，默有成功之理，無一時不念眾生，無一刻不憐下土，每知劫數，必先以開濟之誠，上奏金闕，勾減

分數，至於蠻夷猾夏之處，亦行教化，可謂大慈普救無上法王也。」（《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六九七頁上）所引內容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復位坎宮》云：

「況帝以道德開化，天地湛然，默有成功之理，無一時不念眾生，無一刻不憐下土，每知劫數，必先以開濟之誠，上奏金闕，丐減分數，至於蠻夷猾夏，易教改名，亦行教化，可謂大慈大悲，普救無上法王也。」（《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一九頁下）

《董真君降筆》之文字，和《玄天上帝啓聖錄》之文字，幾乎全同，可以確定兩者應是同一書。

（四）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第六頁「八十二次變爲玄武」下注云：

「按《降筆實錄》：玄武果先天始炁五靈玄老之化，乃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爲太始真人。」（《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〇一頁上）

以上所引內容，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金闕化身》第一頁：

推成萬物，以此考源，明玄武果先天始炁五靈玄老太陰天一之化。按《混洞赤文》所載：玄帝乃先天始炁，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爲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爲太初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爲太素真人。黃帝時，下降符太陽之精，託胎於淨樂國王善勝皇后，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一九頁下）

將陳佖註引《降筆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金闕化身》之文，兩相比較，可以看出陳佖註係節略其文意而成。

（五）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本虛危之二宿，交水火之兩精」下注云：

「《實錄》云：紫元君復授道要畢，囑曰：子當龍漢四劫，披髮跣足，攝坎離真精，歸根復位，返本於虛危之間也。」（《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〇二頁下）

所引文字內容和上述相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元君授道》第三頁云：

「（紫元君告語）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上天。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躡坎離之真精，歸根復位，上爲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〇頁下）

上引《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文字大抵相同，而一作「龍漢四劫」，一作「龍漢二劫」，其不同處，以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顯迹之因，自此始也」下注引看來，或當以「龍漢四劫」爲是。

（六）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第二十頁「常披紺髮，每仗神鋒」下注云：

「董真君曰：玄帝准告命，往下方降魔日，元始有敕神，如斯結束。」（《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〇三頁上）

所引內容即《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朝覲天顏〉、〈降魔洞陰〉事，略取其意而述。

（七）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第二十一頁「居其壬癸之方」下注云：

「按《降筆實錄》云：玄帝所居之闕，號曰天一真慶宮，處紫微北上，在太素秀樂太虛無上兩天之間，宮殿巍峨，皆自然妙炁所結，琳琅玉樹，靈風自鳴，聲合宮商之韻，紅光紫霧常覆其上，此處則玉虛無色界也。」（《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〇八頁下）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真慶仙都》第十一頁：

「玄帝所居之宮，則曰天一真慶宮，在紫微北上，太素秀樂禁上天、太虛無上常融天，二天之間，宮殿巍峨，皆自然妙炁所結，琳琅玉樹，靈風自鳴，皆合宮商之韻，紅光紫霧常覆其上，此處則玉虛無色界也。」（《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四頁下）

陳佖所引《降筆實錄》內容，即《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真慶仙都》第十一頁之文字，兩者除極少數的用字不同外，其餘全同。

（八）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二頁二十二陳佖註語引《降筆實錄》：

按《降筆實錄》云：玄帝爲凡人時，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

美髯，顏如冰清，頭頂九炁玉冠，身披松蘿之服。自飛升後，每奉降魔制妖，神變千丈大身，雲眉電目，三台六星為冠。上台司命主壽，上星應天子，下星應女主。中台司中主宗室，上星應諸侯公王，下星應卿大夫。下台司祿主兵，上星應士子，下星應庶人。太微三台六星，兩兩相比，傾光隨覆玄帝之頂。世人倣效為冠名。（《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〇九頁上）

所引內容即《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五龍捧聖》頁八：「是時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冰清，頭頂九炁玉冠，身披松蘿之服，跣足拱手立於紫霄峰上。」⁸，陳公引文中「自飛升後」以下文字，疑是陳公自己闡述之語。

（九）陳公《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二頁「遂捨家辭父母」注云：

按《降筆實錄》云：玄帝降誕時，正當上天開皇初劫，乃下世黃帝紫雲元年，歲在甲午戊辰月初三甲寅日庚午時，符太陽之精，託胎化生，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土地皆變金玉，瑞應之祥，茲不盡載。立小字曰安子。生而神靈，舉措隱顯，年及七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契太虛。願事上帝，普福兆民。於是父王不願抑志，年十五再辭，王許，賜道號曰潛雲子。（《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一一頁下）

上引文字，分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第一、二頁〈金闕化身〉、〈王宮誕聖〉、〈經書默會〉、〈辭親慕道〉。錄其相關文字於下：〈金闕化身〉云：「黃帝時下降，符太陽之精，託胎於淨樂國王善勝皇后」。〈王宮誕聖〉：「是時正當上天開皇初劫下世，歲建甲辰三月戊辰初三日甲寅庚午時，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天花散漫，異香芬然，身寶光燄，充滿王母，地土皆變金玉，瑞應之祥，莫能備載。」〈經書默會〉：「玄帝生而神靈，舉措隱顯，聰以知遠，明能察微。年及七歲，經書一覽，仰觀俯視，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契太虛。願事上

⁸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台北：新文豐刊本，1977），32冊頁723上。

帝，普福兆民。」〈辭親慕道〉：「父母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而尋幽谷，內鍊元真。」⁹

將《降筆實錄》、《玄天上帝啓聖錄》兩相對照，兩者文字大抵相同，只是《降筆實錄》說真武「小字曰安子」、「賜道號曰潛雲子」二說，不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中。

（十）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二頁「遂捨家辭父母」注云：

「按《實錄》云：太上賜玄帝李姓，蓋取宗化之源。按《西域國西州天山壇降筆》載：聖父玉諱告，玄帝玉諱乞。」（《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一一頁下）

上引《實錄》「太上賜玄帝李姓，蓋取宗化之源」一語，不見於今《玄天上帝啓聖錄》。另外，由文中引《西域國西州天山壇降筆》，可以看出宋時各地的託名神祇降筆以敘述玄帝事蹟的，必然不少。

（十一）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顯迹之因，自此始也」下注云：

按《實錄》云：王子離宮，尋訪幽谷，遂感玉清聖祖紫元君，授無極上道。元君曰：『子可越海東，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迹，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之時，便生是山，上應顯定極風、太安皇崖二天之下。子可入是山，擇眾峰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升舉後二千五百歲，龍漢四劫中，當披髮跣足，攝坎離真精，歸根復位，上為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語畢，元君升雲而去。王子乃依師語越海東，果見師告之山，山水藏沒，有七十二峰，一岑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崑（岩），當陽虛寂，於是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峰曰紫霄峰，崑曰紫霄崑，因卜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大得上道。至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庚寅九月丙戌初九丙寅日，自清晨有祥雲天花，似雨而下，迷漫山谷，去山四方，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王

⁹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台北：新文豐刊本，1977），32 冊頁 719-720。

子拱手立于紫霄峰上，須臾雲散，見五真群仙，導從甚盛，非凡見聞。悉皆降集，王子稽首，祇奉拜迎。五真曰：「吾等乃九五老天君，准奉三清玉帝詔命，與子啟途。」日當午，五真宣詔，王子再拜稽首，興受詔領賜品儀，易服訖，乃歛衽，奉乘飛雲玉輅，羽蓋瓊輪，上昇朝赴九清境矣。（《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一二頁上至七一二頁上）

上文所引《實錄》的內容，分見由《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辭親慕道〉、〈元君授道〉、〈天帝錫劍〉、〈紫霄圓道〉、〈五龍捧聖〉、〈三天詔命〉、〈白日上昇〉等章節，係綜匯簡縮而來，文字用語，大都相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辭親慕道〉云：「年十五，辭父母而尋幽谷，內鍊元真。」〈元君授道〉云：「玄帝念道專一，遂感玉清聖祖紫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游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上應顯定極風、太安皇崖二天。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也。子可入是山，擇眾峰之中沖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後五百歲，當上天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躡坎離之真精，歸根復位，上爲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天帝錫劍〉云：「玄帝乃如師言，越海東游。……歷翼軫之下，果見是山，山藏水沒，皆符師言，於是入山渡澗，擇地隱居內修。」〈紫霄圓道〉云：「玄帝在山，往來觀覽，見七十二峰之中，有一峰上聳紫霄，下有一巖，當陽虛寂，於是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峰曰紫霄峰，巖曰紫霄巖，據此居焉。」〈五龍捧聖〉云：「玄帝在巖，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矣，大得上道。至黃帝五十七年，歲次庚子九月丙戌初九丙寅日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彌滿山谷，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是時，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冰清，頭頂九炁玉冠，身披松蘿之服，跣足拱手，立于紫霄峰上，須臾，五炁龍君捧擁駕雲而昇至大頂天柱峰乃止。時有五真偕群仙降于帝前，導從甚盛，非凡見聞。」〈三天詔命〉云：「是時玄帝稽首，祇奉拜迎。」〈白日上昇〉云：「玄帝拜受天詔，易服訖。五真曰：『吾乃九天五老天君，准上帝命，與子啟途。』至午時，帝乘丹輿綠輦，羽蓋瓊輪，馭九色玄龍……浮空上昇。」

上引《降筆實錄》之文字，係由《玄天上帝啓聖錄》諸章中摘錄而成；兩者相較，用字幾全同，唯「升舉後二千五百歲，龍漢四劫中」和「昇舉後五百歲，當上天龍漢二劫中」；二處在年數上差異較大。

（十二）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夫此祕言金書篆字大方一丈」下注云：

「按《實錄》云：符篆詔製，乃天真皇人撰及書也。」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三天詔命》第十頁，在詔文「詔至奉行」下註云「天真皇人撰。」¹⁰

（十三）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九至十一頁「以匪至神，孰能鎮遏」下注云：

《實錄》云：元始陞玉宸殿內，大會諸天上帝，校遷三界群真，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啟太丹玉匣，出《萬天素成功過玉曆》，敕金闕侍中司馬大神韓君丈人、金闕司命可韓真人、金闕司錄定名玉曆真人、金闕司功九天採訪真君、金闕司過九天儲福真君，並開曆考績三官四聖之職，自太虛開化，神一挺生，有保天佑地化育之功，奏上三清，乃命玉帝親行典儀，當亞帝真之號。遂詔玄武詣闕，登七寶瓊臺之上，遣金闕侍中素靈殿大學士三天門下直日儲靈典奏事金真紫陽大夫含光上德仙君軒轅執本，齎捧昊極三天門下玉冊傳命，宣賜玄武儀錫，以通天十二旒冠、玄袞上施日月山龍物象、玄玉寶圭、紅鳥玄履、瓊旌寶節、九龍玉輦，玄武拜受，易服訖。仙君謹言玉宸三省誥曰：「皇皇大道，赫赫至真，太極開判，玄元化生。妙蘊樞機，萬天尊仰，則為聖明主務，其休隆廣，焉敢不崇？欽惟太玄元帥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三界大都督，依前領元和遷校府職判玄都右勝府公事。」太上紫皇天一真人冊曰：「靈通太妙，上開混化之玄，道備鬱明，下統虛危之秀。寶育天元，撫成地紀。持造化於四時，推紀綱於八節。分身下降，普福乾坤，功齊五千萬劫，德並三十二天九霄。上賴於真威十極，仰依於神化有大。利施於下民，積聖德徧於玉曆。按遵簡錄，當亞

¹⁰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台北：新文豐刊本，1977），32冊頁724上。

帝真，敢不徽崇，何以明德？賜尊號特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金書冊寶曰：「夫道生一炁，感化三才，結真于九極之華，晨麗于六天之秀。幽微煒燁，洞杳飛芒，功高難極，合示嘉尊，想惟鑒觀，幸勿謙辭，餘當上輔大道，劫劫長存，下佑兆民，綿綿永祉。龍文昭降，永祕玄都。謹言。崇封，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關曰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真慶宮。」（《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一五頁上至七一六頁上）

所引內容分見於今《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京較功〉、〈瓊臺受冊〉、〈天宮家慶〉。《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第十六頁至十八頁〈玉京較功〉云：

昔在上天真化三年五月初五日……（玉皇上帝與群仙）各各嚴肅，上朝三清，並至玉宸殿，整班朝禮。是時元始上帝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開玄精玉笈大丹碧匣，出《萬天素成功過玉曆》，乃敕金闕侍中司馬大神韓君丈人、司命可韓真君、司錄定名玉曆真君、司功九天採訪真君、司過九天儲福真君，開曆考校諸天真宰，自昇真得道，位居金闕以來，功過大小，所考五老十一曜二十八宿、五方五斗星君，各主司化陰陽經緯。自太古至今功高一千萬劫，並齊無上天尊之位。中考三官四聖，自太虛開化，神一挺生，所有保天佑地之功，已當五十萬劫，當亞天帝之位，由是諸天推舉，三界所尊元始頒降玉曆……金闕玉宸三省謹言：『皇皇大道，赫赫至真，太景開判，玄元化生。妙蘊樞機，萬天尊仰，則為聖明主務，其休隆廣，焉敢不崇？欽惟太玄元帥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員三界大都督，領元和遷校府公事·判玄都佑勝府事·太上紫皇天一真人。靈通太妙，上開混沌之玄，道備鬱明，下統虛危之宿。撫成地紀，寶育天元。持造化於四時，推紀綱於八節。分身下降，普福乾坤，功齊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二天。九霄上賴於真威，十極仰依於神化。有大利施之於下民，積聖德編之於玉曆。按遵簡籙，當亞帝真，不有徽崇，何以明德？謹遣金真紫陽大夫·金闕侍中·素靈殿大學士·主管三天金闕門下直日儲靈典奏事含光上德仙軒轅執本，齋捧王冊金書，上尊號，特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夫道生一炁，

威化三才，結真于九極之華，晨麗於六天之秀。幽微煒燁，洞杳飛芒，功高難極，合示嘉尊，想惟覽觀，幸勿謙辭，餘當上輔大道，劫劫長存，下佑兆民，綿綿永祉。龍文昭降，永祕玄都。謹言。」（《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七頁上至七二八頁上）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第十八頁〈瓊臺受冊〉：

以上元日，並受帝號於七寶瓊臺之上。昊天至尊，親行典儀，與凡世帝王拜大將開國承家之儀頗同。上賜帝瓊旌寶節、九龍玉輦，其冠則通天十二旒，其服玄袞，上施日月山龍物象，皆與世間天子者同。圭以玄玉，履以紅舄。于今群真朝禮昊天至尊，則四聖為都班之首。（《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八頁上）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第十九頁〈天宮家慶〉：「崇封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天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關曰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真慶宮。』」（《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八頁下）

南宋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九至十一頁「以匪至神，孰能鎮遏」下注《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京較功〉、〈瓊臺受冊〉、〈天宮家慶〉等內容文字相同，但敘述次第則有所不同。《降筆實錄》將賜玄帝衣物器物擺在宣讀詔文之前封賜玄帝父母及龜蛇亦同在詔文中；而《玄天上帝啓聖錄》則將賜玄帝衣物置於宣詔之後；封賜玄帝父母及龜蛇二將，更在賜衣物之後。但《降筆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二者所載內容相比較，將除敘事次第略異外，所用的文字大抵相同。

（十四）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第四頁「竦伏軒墀，俯膺令命」下注云：

「《降筆實錄》云：元始說法於玉清聖境，天門震闢，下睹惡氣衝突，彌塞天光，乃命玉皇上帝降詔，詔北極紫微，令紫微大帝，遽辭八景御座，即准奉昊天敕旨，玉牒有命，備坐曰：陽則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則遣玄武收魔，間分人鬼。」（《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四二頁上）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玉清演法》第十一頁：

「元始天尊與諸天上帝，說法於玉清聖境八景天宮，天門震闢，下見惡氣，彌塞天光，……於是天尊命玉皇上帝，降詔紫微，陽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以玄帝收魔，間分人鬼。」」（《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四頁下）

上文《降筆實錄》所引文字，和《玄天帝啓聖錄》卷一所載內容相同，可以看出出自同一本書。

（十五）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第五頁「披髮跣足降龜躡蛇」下注云：

「《降筆實錄》云：上帝命玄武曰：卿可當披髮跣足，躡踏龜蛇。」（《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四二頁下）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復位坎宮》第十四頁：

「上帝命玄武曰：卿可當披髮跣足，躡踏龜蛇。」（《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六頁上）

上引《降筆實錄》和《玄天帝啓聖錄》，二者所用文字全同。

（十六）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第五頁「黎民安泰國土清平」下注云：

「《降筆實錄》云：太玄元帥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變爲蒼龜巨蛇，化現方成，元帥以神力攝歸于足下，鎖鬼眾於酆都大洞，人民始安，宇宙清肅。」（《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四二頁下）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降魔洞陰》第十二頁：

「（玄帝）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氣，變爲蒼龜巨蛇，變現方成，帝以神威攝於足下。」（《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五頁上）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分判人鬼》第十三頁：

「玄帝到下界七日之中，天下妖魔盡皆收斷，人鬼分離，冤魂解散，逝魂超昇。鎖鬼眾於酆都大洞之中，人民始安，陰陽交泰，國土清平。」（《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六頁上）

上引《降筆實錄》之文，分見於《玄天帝啓聖錄》卷一〈降魔洞陰〉、〈分判人鬼〉二章中。

（十七）陳佖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却返祥光，復還本位」下注云：

《降筆錄》云：玄帝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告曰：卿在太初先天之前，本北方五靈玄老太陰天一紫炁之化，乃萬象之根，今經二千五百年，合還本方，歸根復位。於是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頒降玉冊，拜北極右勝府事。至是歲中元節日，紫微殿宣示玉冊誥寶也。妙行因得聞紫元君授玄帝之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七四三頁下）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凱還清都》第十三頁：

玄帝與諸神將凱還清都上元天宮，朝見天尊曰：『昨奉教命往下界收斬妖魔，仗慈尊力乃於七日內天下邪鬼並皆清蕩。』天尊告曰：『汝等諸神得無勞乎！卿在太初先天之前，本北方五靈玄老太陰天一始炁之化，乃萬象之根，今經二千五百年，合還本方，歸根復位。於是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頒降玉冊，拜玄帝北極鎮天真武·游奕三界都督·判佑勝府之職。（《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二五頁下）

上引《降筆實錄》所言玄帝凱還受封事蹟和《玄天上帝啓聖錄》文字相合，可以看出兩者應屬同一書。

綜合上述所引《降筆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內容及文字來說；南宋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引董真君《降筆實錄》十七條；除第九條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二頁「遂捨家辭父母」注引《實錄》：「太上賜玄帝李姓，蓋取宗化之源。」一語未見外，其餘全部眾多文字，皆可在《玄天上帝啓聖錄》中找到相同的敘述，二者不僅內容相同，甚至所使用的文字也相同，可以證明董真君《降筆實錄》即是《玄天上帝啓聖錄》。但由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引董真君《降筆實錄》中，仍有少部分文字不見《玄天上帝啓聖錄》中，而《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敘述玉皇詔封的天符祕言「此祕言，金書篆字，大方一丈，號曰天符。」經中並未寫出篆文，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三第七、八頁，則將天符詔語篆文寫

出來，並說：「此經天符詔語乃依《降筆實錄》本書。」¹¹可見《降筆實錄》原有篆字，該詔書天符篆字，亦不見於今《玄天上帝啓聖錄》中，應是佚失，或因篆字難以刊印而被刪除。

又，其中最值得注意者，陳佖注引董真君《降筆實錄》，皆集中在《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玄帝生平事蹟及成道伏魔故事中，不涉及卷二以下的靈驗故事，則《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應即是南宋張明道托名董真君之《降筆實錄》。至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至卷八所載玄帝靈驗事蹟，應是沿承北宋仁宗朝宋庠《真武啓聖記》而來，陳佖注引中稱之爲《啓聖記》。

陳佖注中引《降筆實錄》十七條及引《啓聖記》二十餘條，其內容皆見於今本《玄天上帝啓聖錄》中；其中《降筆實錄》十七條，集中在《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玄帝生平事蹟中，內容及用字相同。《啓聖記》二十餘條，有二條出現在《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玄帝生平事蹟中，內容相同，而用字有別；其餘的係《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至卷八的玄帝靈驗故事，亦是內容相同，用字有別，說詳下文。從這裡看來，《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乃是由張明道託明董真君扶鸞，吸收《啓聖記》及《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等相關經典之說，而撰成《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玄帝之生平事蹟；並採《啓聖記》之靈驗故事，撰成《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至卷八部分；而以《玄天上帝啓聖錄》爲整本書之書名。

南宋張明道之書既稱爲《玄天上帝啓聖錄》，何以陳佖在注引中分別稱《降筆實錄》及《啓聖記》？其原因在於《降筆實錄》係陳佖同時人南宋孝宗朝張明道扶鸞所撰；而《啓聖記》一書則是北宋宋庠奉旨所編的《真武啓聖記》。其書陳佖時尚在，內容雖被張明道採入《玄天上帝啓聖錄》，但行文用字有別，在卷一敘玄帝事蹟部分，可以明顯看出同樣的內容，但使用文字上，引《降筆實錄》和引《啓聖記》所用文字有別。如陳佖《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四「每沈淪於苦海」下注引《啓聖記》真武上詣太清境謁本師太上老君事，其事蹟，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武當發願》第二十二頁所載內容相同，而文較簡略。陳佖《太

¹¹ 《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陰字號》，（台北：新文豐刊本，1977）28冊頁714。

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卷六「黎民安泰國土清平」下注引《啓聖記》云：「魔鬼行營，駐劄于東北徧野靈仙山間，乃鬼道中也。」應是《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降魔洞陰〉，只是敘事及用字各別。再如明·任自坦《大嶽太和山志·第二篇末·四天帝·豐乾天帝》下註云：「按宋侍中荆國公宋庠奉旨所編《真武啓聖記》第九章，稱真武初學業，遇帝（豐乾天帝）賜以黑駝角斷魔雄劍。」¹²所載真武遇天帝贈劍事，即見於《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天帝錫劍〉，但不是在第九章。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係南宋孝宗朝張明道所撰，由兩部分組成，卷一玄帝生平事蹟方面，是採北宋宋庠《真武啓聖記》及玄帝真武相關道經，以扶鸞方式，托名董素皇真人降筆所成；《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至卷八玄帝靈驗事蹟，則是採自《真武啓聖記》之說。南宋陳侂《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注》中將張明道扶鸞所成者稱為《降筆實錄》，而將出自宋庠《真武啓聖記》者，則稱之為《啓聖記》以做區分。陳侂注所引《降筆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一文字大抵相同；陳侂注引《啓聖記》，則僅內容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所用文字大都相異，或僅少部分用字相同。

綜結來說，南宋張明道《玄天上帝啓聖錄》一書，卷一係以扶鸞寫成，卷二以下靈驗事蹟，則直接採《真武啓聖記》所載故事，而用自己語言來敘述。這由陳侂注引分別稱之為《降筆實錄》和《啓聖記》可以看出來。《降筆實錄》和《玄天上帝啓聖錄》相同，《啓聖記》和《玄天上帝啓聖錄》僅內容相同。另外，也可以由南宋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引靈驗故事中看出《玄天上帝啓聖錄》的靈驗故事，雖是張明道以自己的語言來寫，其來源則出自《真武啓聖記》。

（未完，輔仁宗教研究二十二期待續）

¹² 《大嶽太和山志》，收入《藏外道書》第三二冊，見三二冊頁八八九。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明·正統年間編纂，《正統道藏》（共六十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初版。

清·葉德輝刊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台中：古冊出版社影印本。

清·彭文勤等纂集、賀龍驤校勘，《道藏輯要》（共二十五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蘇海涵編《莊林續道藏》，（共二十五冊），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75。

民·胡道靜、陳耀庭主編，《藏外道書》（三十六冊），四川：巴蜀書社，1994。

民·張繼愈主編，《中華道藏》（共四十九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二、今人文獻

《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台灣中華玄天上帝弘道協會，2009。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台北：龍門聯合書局，1961。

山田明廣〈台灣道教儀式中的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01-123，台灣中華玄天上帝弘道協會，2009 年 4 月初版。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台北：天華出版社，1984。

王卡，《敦煌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2。

四川大學宗教所主編，《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下冊，四川：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

申小紅〈明清佛山北帝祀典及其對民間信仰的影響〉，《恆道》總第十七期，12-15 頁，廣州市道教會主辦，2009 年冬季號。

申小紅〈嶺南的玄武（北帝）信仰〉，《江蘇道教》總第十二期，71-77 頁，江蘇省道教協會主辦，2009 年第四期。

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83。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江峰，〈從武當山朝山進香民俗看武當山現代生活道教與區域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武當道教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P115-120，2008 年 11 月湖北武漢大學出版。

呂宗力、樂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李光富、楊立志主編，《玄帝信仰與社會和諧》（研討會的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1 日出版。

李遠國〈真武信仰中的武當道場〉，《武當道教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P161-173，2008 年 11 月湖北武漢大學出版。

- 李養正等合著，《道教綜論》，香港：香港道教學院，2001。
- 周西坡，《經法驗證與宣揚——道教靈驗記考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
- 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茅盾，《神話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
-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四冊，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
-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台北：里仁書局初版，1987。
- 馬西沙、韓秉方著，《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莊宏誼，〈元代道教玄天上帝信仰之研究〉，《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1 年 2 月，頁 121-157，台北。
- 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史學集刊》1947 年第 5 期；（又收入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上冊·乙編·玄武》引，1991 年 10 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 陳永正主編，《中國方術大辭典》，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 陳垣撰，《陳援菴先生全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陳國符著，《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陳國符著，《道藏源流考》，台北：古亭書屋，1975。
- 陳國符著，《道藏源流續考》，香港：里仁書局，1983。
- 喻清松，《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
- 期刊論文
- 湯一介主編《湯用彤全集》，台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2001。
- 楊立志，〈真武——玄帝歷代封號考〉，《中國道教》1995 年第一期。
- 楊立志，《武當文化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楊立志〈元皇室崇奉玄天上帝考述〉，《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24-31，台灣中華玄天上帝弘道協會，2009 年 4 月初版。
- 詹石窗主編，《道韻》第三輯玄武精蘊（一），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
- 詹石窗主編，《道韻》第四輯玄武精蘊（二），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9。
- 福井康順、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朱越利、馮佐哲等譯，《道教》（第一卷至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
- 霍德忠著，巫凡哲譯，《道教諸神說》，台灣：益群書店，1998。
- 趙本新，〈武當山道教神像來源初探〉，《中國道教》1994 年增刊。
- 黎志添主編，《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論集》，香港：學峰文化事業，1999。
- 蕭登福，〈玄天上帝神格及信仰探源〉，《宗教哲學季刊》第六卷四期 P109-133. 2000 年 12 月，台北。
- 蕭登福，《玄天上帝道典彙編》，台北：樓觀台文化事業公司，2009。
- 蕭登福，《道教與民俗》，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

濮文起，《中國民間祕密宗教辭典》，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鍾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79。

三、日文文獻

大淵忍爾，《道教史的研究》，日本：岡山共濟會，1964。

石田憲司〈永樂帝の太和山復興について〉，《社會文化史學》21 期 41-57 頁，1985 年出版。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都監，《大正新修大藏經》（共一百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 年。

麥谷邦夫等著，《江南道教の研究》，平成十五年至平成十八年度科學研究補助金基盤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

間野潛龍〈明代の武當山と宦官の進出〉，《東方宗教》22 期 29-44 頁，1963 年出版。

蜂屋邦夫編著，《中國的道教》活動及道觀現況，本文冊及圖版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5。

福井文雅等編集，《敦煌和中國道教》，日本：大東出版社，1983。

窪德忠著，《道教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77。

初稿收件：2009 年 12 月 19 日

初審通過：2010 年 03 月 23 日

二稿收件：2010 年 05 月 17 日

二審通過：2010 年 05 月 26 日

作者簡介

作者：蕭登福（Hsiao Teng-fu）

職稱：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

E-mail：tfhsiao2002@yahoo.com.tw

D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Xuantian shangdi qishi lu (Part 1)

HSIAO Teng-f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name of the god of the north, Xuanwu 玄武, was changed to Zhenwu 真武 in accordance with a taboo on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 'xuan'. The god was honoured as Xuantian Shangdi 玄天上帝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Xuantian shangdi qishenglu 玄天上帝啓聖錄 records the deeds of Xuantian Shangdi. It is a necessary tool for study of belief in Zhenwu. The book forms part of the Orthodox Daoist can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ate when the book was written and its subsequent effect on belief in Zhenwu. It suggests that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Zhang Mingdao 張明道 in the Song Dynasty .

Keywords: Xuantian shangdi, Zhenwu